



绥拉菲摩维奇

阿·沃尔柯夫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5.125
7

綏拉菲摩維奇

[蘇]阿·沃尔柯夫著

裘因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А. Волков
А. С. Серафимович

本书根据 Русские совет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Детства

1957 年版本译出

綏拉菲摩維奇

原著者 [苏]阿·沃尔科夫
翻译者 姜 葵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 1/4 字数: 26,000

1961年10月第1版

196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统一书号: 10078·1789

定价: (九) 0.13元



亚历山大·綏拉菲摩維奇·
綏拉菲摩維奇

蘇維埃文学卓越的經典作家之一，亚历山大·綏拉菲摩維奇的名字是广大讀者所熟知的。綏拉菲摩維奇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叶俄国革命运动开始成长的时期出現在文学舞台上的。当时，俄国的无产階級已經意識到他們的階級利益，开始起来反对警察专制国家的暴政。綏拉菲摩維奇早期的作品就是这

些有着重要意义的年代的产物。一九二〇年，列宁对綏拉菲摩維奇的創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您的作品和妹妹的敘述，”列宁写道，“喚起了我对你的深厚同情，我很想告訴您：工人和我們大家是多么需要您的作品。”^①

綏拉菲摩維奇被称为真正的人民作家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創作源泉是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他作品中的人物就是人民的各种代表：工人、农民和士兵。

綏拉菲摩維奇思想形成的过程是艰巨而复杂的。为了靠近无产阶级和革命，为了将自己的一切精神力量、内心的全部热情、全部明晰的智慧献給革命运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綏拉菲摩維奇不得不进行艰苦的自我改造。

* * *

綏拉菲摩維奇（波波夫）于一八六三年一月七（十九）日出生于下古尔馬亚尔村（原頓河軍区州）的一个哥薩克家中。綏拉菲摩維奇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一个草原上偏僻的乡村熊口鎮（現为斯大林格勒州綏拉菲摩維奇城）度过的。

未来作家的人生观逐渐形成的那些年代充滿着各种复杂的矛盾。殘暴的反动势力統治着整个国家。不久以前还是“思想領域的統治者”的民粹主义者，抛弃了革命斗争，变成趋炎附势的自由主义者。馬克思主义小組刚开始組織起来，工人运动还处在自发阶段，知識分子中間弥漫着背叛和趋附反动势力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力求以现实主义手法来描写人民生活的作家是不太容易找到正确的道路的。綏拉菲摩維奇固有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对俄国劳动者真挚的热爱对他的創作起了良好的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 446 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譯者

影响。在童年时期，綏拉菲摩維奇就接触到許多尖銳的社会对比的情况。他不止一次地看到，人們的尊严如何受到蹂躪。

早在青年时代，綏拉菲摩維奇就努力想了解人們的复杂关系，他力求把人們在受压迫的艰难生活中所养成的习惯和他們的本性区别开来；后来，細膩的心理分析成了作家創作探求的特点之一。綏拉菲摩維奇創作的另一特点是对大自然的深切感受。这一点基本上也是和作家青年时代的印象分不开的。当时，未来的作家深深地迷恋过頓河地区廣闊的草原。

在小学五年級时，他就貪婪地閱讀名著，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波米雅洛夫斯基等古典作家的作品；他特別醉心于毕沙列夫以及偉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的作品。从这时起，青年綏拉菲摩維奇思想上的探索开始形成。

未来作家的政治思想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成熟的，而且最初他还贊同过民粹派的信念。

一八八三年，綏拉菲摩維奇进入彼得堡大学的数理系。在这里他和进步的青年大学生往来甚密。

在大学的小組中，綏拉菲摩維奇結識了亚历山大·烏里揚諾夫；列宁的哥哥的那种热情奔放的性格、深邃的智慧給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亚历山大·烏里揚諾夫因謀刺亚历山大三世未成而被判处絞刑，这事使綏拉菲摩維奇大为震动。他写了一份号召人民与警察制度作斗争的激情洋溢的宣言，因此被捕，于一八八七年夏天流放到阿尔汉格省的海津城。

在这严寒的北方，綏拉菲摩維奇結識了一批政治流放犯：其中有一位是著名的奥列哈沃-祖也沃城莫罗卓夫工厂一八八五

年大罷工的組織者莫依先科。綏拉菲摩維奇第一次遇見了具有革命鬥爭經驗的進步工人。

“他對我們所有的人、特別是我，起了很大的影響。他加深了我對階級鬥爭的理性認識，他不僅把這種理性認識變為意識，而且還把它化為感情，”綏拉菲摩維奇這樣談論着莫依先科。

綏拉菲摩維奇在流放中度過了三個年頭。他觀察着北方獨特的風俗和大自然，決定用藝術的形式來表达自己的印象。

綏拉菲摩維奇在早期的短篇中把人类的劳动和自然进行对比，这并不是偶然的。北方的景色和故乡的南国风光一样，在綏拉菲摩維奇的創作中占着巨大的篇幅，和故事叙述紧密地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浮冰上》这个短篇中，作者对严酷的大自然的描繪更加强調出白海沿岸劳动者的那种难以令人忍受的艰苦的生活条件。

“蒼茫的海，由于恶劣的天气而喧騰起来。鉛色的水流沉重地汹涌，漩卷着如沸的水泡，挾着低沉的濤声，向迷蒙的远方奔騰。风凶猛地扫过起伏的海面，把含盐的水沫迸濺得远远的。堆积在淺滩上的鋸齒狀的白色冰块，沿着弯弯曲曲的海岸，象一系列峻岭巍峨地屹立着。”

小說开头的这几句描述為讀者作了必要的准备，以便更好地理解貧窮的白海居民索洛卡到空曠的海上去捕猎时要在冰天雪地中进行的那場力量悬殊的鬥爭。“索洛卡順着海岸瞥了一眼，他看到——伏隆納站在邻近的一个冰岩后面，拿着梭标，也朝那边望着。索洛卡一看到他，心上便阴郁起来。这个魁梧的汉子伏隆納，穿着一件質料很好的鹿皮袄，和一双嶄新的深統的海豹皮的靴子；他站在那里，輕輕地支着梭标，眺望着海面，显然他毫不发愁。因为捕不到猎物——伏隆納可以放新船下海，

更能大做买卖；要是捕着了，他也无需烦恼。

“的确，伏隆納絕不会让自己在捕猎上伤了力气：有許多雇工为他捕猎。索洛卡便是他的雇工之一，只为了伏隆納供給他的一套冬衣，索洛卡就得把自己捕获物的半数繳付給伏隆納了。”

索洛卡是那些最先跳到冰上去的人中的一个。他的脑海中充斥着一种固执的思想——发现海兽，多捕一些回去，因为他不仅要养活飢餓的一家，还要把一部分捕获物交給伏隆納。索洛卡的运气很好，但是他在冰上耽擱得太久了，結果退潮把他冲到海上去了。要是索洛卡丟掉猎物，那还可以得救，但是“他一想到会空手而返，便全身战栗起来。沒有烟突的小房子，家，孩子們等待着……”这个白海居民想背着一捆猎兽的毛皮和肉脂，奔到岸上去，結果死掉了。索洛卡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的摧殘，但是实际上，他是社会不平等、富农对白海沿岸貧民进行殘酷剝削的牺牲品。

綏拉菲摩維奇这篇处女作中尖銳的社会刻划，在当时日趋蜕化的民粹主义文学中大放光彩。

綏拉菲摩維奇的初期創作同七十年代进步的民主主义文学傳統有着紧密联系。綏拉菲摩維奇同情和热爱人民，关怀农村中經濟和生活問題，所以同七十年代作家的傳統很接近。无怪乎烏斯宾斯基对綏拉菲摩維奇最后的几篇特写作了很高的评价。柯罗連科专门撰文介紹过他的特写和短篇小說，他指出綏拉菲摩維奇的作品具有“生动、簡洁和有力的”語言，“鮮明、清新的描繪”^①。

① 《綏拉菲摩維奇选集》，第一卷，第 632 頁，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

*

*

*

流放期满后，綏拉菲摩維奇于一八九〇年回到故乡——熊口鎮，但是他沒有获得自由迁移的权利。

在故乡，他参加了文学小組（按其活动性質是革命的）的組織工作。小組里經常討論一些尖銳的政治問題（关于政治审判案、大学生在杜勃罗留波夫墓地上游行、雅庫茨克的暴动等問題）。綏拉菲摩維奇和頓河羅斯托夫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組的活动家建立了联系。在这些年代里，綏拉菲摩維奇开展了广泛的文学活动。他描写了亚速海的漁民，頓涅茨的矿工，尤佐夫卡工厂的工人等等。他为当地的报纸《頓河的呼声》和《亚速海边区报》撰稿。在編輯部派他外出工作的过程中，他密切地接触到劳动人民——铁路工人、矿工、漁民的生活；他的特写作品中有大量的篇幅描写这些人的无权地位。

繼流放期間所写的短篇小說《浮冰上》、《在冻土帶》等之后，綏拉菲摩維奇写了一个短篇《在木筏上》（一八九〇），来完成一部关于北国风光的集子。

在綏拉菲摩維奇的早期作品中，工人只是一些受着惨无人性的剝削的牺牲者的形象。譬如，岔道夫伊凡（短篇小說《岔道夫》，一八九一）就是这样的。他在車站上工作了二十二年，而这些年来，他所感到的只有恐惧，“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做得‘不对’，他有没有什么疏忽大意的地方。”有一次伊凡觉得自己在一列貨車过后忘了将道岔搬到郵車駛来的正綫上去。他絕望地向邻近的铁路冲去，結果被調車機車压死了。岔道夫死亡的这一事实本身，铁路当局对他遺孤的冷漠无情的态度，都是对資產阶级社会的一种宣判。

叙述铁路工人奴隶般劳动的短篇小說《拉鉤工》也是同一类

型的作品。在二十四小时的值班中，馬卡尔的工作非常緊張，以至在下班后“很难在他身上找到人的迹象：蹣跚不穩的步伐，模糊不清的眼光，臉上傻子般茫然的神色，既沒有思想，也沒有表情。”馬卡尔和岔道夫伊凡一样，担负着极其繁重的劳动，还要忍受上司的凌辱。但是，作家在几年后写的短篇小說《拉鈎工》中已經出現了反抗的情緒。馬卡尔冤枉地被揍了一頓之后，公开地埋怨道：“‘你以为，’他对乘务員說，‘他就有权利打人耳光嗎？这权利是誰給他的？他根本沒有这种权利。再說，要是我忍不住了呢？啊？不，你說，要是我忍不住了呢？啊？’”馬卡尔真的写了一份报告，但因此被站长解雇了。

在故乡的十二年生活中，綏拉菲摩維奇写了一系列的作品，一九〇一年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問世了。除了上面提到过的——《在木筏上》、《在冻土帶》、《岔道夫》以外，还收集了短篇小說《报复》、《行軍》、《閑游》、《在地下》。

特写《在地下》（一八九五）获得了柯罗連科的好評。这篇特写是綏拉菲摩維奇描写矿工生活作品中的第一篇。跟平常一样，作家注意的中心是人，一个由于遭受苦役劳动的折磨而对一切漠不关心、愈变愈迟鈍的人。

“拉曳工套上了繩索，在胸前将它整理了一下，然后手脚着地，低下了头，使尽全力地拉着繩索……簡直令人目不忍睹——这是劳动中垂死的掙扎。他顫抖着，跌跌撞撞地时常摔交，就象縛在鎖鏈上似的……人的表情从他的臉上消逝了，留下的是一张不堪体力劳累而痠攣的动物的臉。”

一到地面上，矿工就借酒澆愁。工人的生活是凄慘的，飢餓、死亡或殘廢在等待着他。綏拉菲摩維奇还有两个短篇小說：《小矿工》和《謝米史庫拉》也是描写这种苦役生活的情景的。这

兩篇小說在主題上和《在路上》、《尼基大》、《瘡疾》、《黃魚》等作品相近。在這几篇小說中，作家描述了由于无土地和飢餓而被驅赶到城市里来的雇农或农民的被奴役的悲惨命运：城里的厂主把工人身上的全部力量都榨干以后，就象破布片一样把他丢掉。作家暴露了一个在城市和农村之間輾轉流离的农民的心理上的落后和閉塞状态，他还没有想到反抗，只是苦恼地埋怨着生活：“唉，弟兄們，我們的命真苦呀！没有一点空暇儿，这些坑道都是用我們的骨头支起来的。一个人难道能逃脫自己的坟墓嗎？……可是我这条老狗，还上农村去……可是在农村里，弟兄們！……只有潮湿的土地……象个地獄一样……”

綏拉非摩維奇在一篇政論特写中也談到資本家根本无視工人生命的情形：“对这些人說来，工人只是需要时常鞭打的卑賤的牛馬。敲掉一个牧羊人的牙齿，打坏他的顴骨，把他的臉揍得鮮血淋淋，这就和吸一支烟一样平常。他們这样做甚至并不是由于生气、发火，只是順便来一下，因为他們的手‘发痒’。”（《普列凡柯的法規》）

綏拉非摩維奇只有少数短篇的主題是暴露資產階級和自由主义知識分子的虛偽行为，揭示他們的个人主义、狹隘和殘酷心理。作家的主要題材还是揭露資產階級社会中对劳动人民的殘酷剝削。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繪了資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們艰苦劳动的图画，但还没有表现出革命意識的成长，还没有刻划出一个进步的工人階級战士的形象，虽然这时无产階級的解放运动已經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无产階級的階級自覺性已經形成。

当时列宁曾写道：“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資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階級联合了

起来，使它紀律化，教它学会組織，使它成了其余一切被剝削劳动人民的首脑。馬克思主义是由資本主义訓練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馬克思主义始終教那些不坚定的知識分子要把工厂的剝削作用（建筑在餓死威胁上面的紀律）和工厂的組織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紀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訓練，所以它特別容易領会資產阶级知識分子难以領会的紀律和組織。”①

当然，綏拉菲摩維奇并不属于列宁所指的那些“不坚定的知識分子”之列；但是尽管他非常忠实于劳动人民的利益，却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塑造进步工人——革命战士的形象。当时，社会主义理論和无产阶级运动相結合的偉大过程已逐漸形成，但作家却没有发现，直到他“亲眼”看到之后，才有所轉变。这并不是說，綏拉菲摩維奇没有表现出革命意志。这种意志不仅在作家对資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无权地位的描述中有所表现，而且在寓言小說《在一滴中》也有所流露。在这篇小說中，綏拉菲摩維奇确信旧的剝削制度必然崩潰，生活一定会发生革命的更新。

* * *

一九〇二年，綏拉菲摩維奇迁居莫斯科，从此他的創作早期就告一段落。他加入了莫斯科的一个文学团体“斯列达”，在这里經常和高尔基、蒲宁、庫普林、安德列耶夫会見。

毫无疑问，同“斯列达”中进步作家們在文学上的交往，对綏拉菲摩維奇那几年的文学和社会活动都有一定的影响；在作家

① 《列宁全集》，第七卷，第 385—386 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譯者

迁居莫斯科时，“斯列达”的领导人是高尔基。比起民主阵营其他作家来，綏拉菲摩維奇更深刻地感觉到，高尔基是革命的海燕。

綏拉菲摩維奇同高尔基在思想和創作上的接近从一九〇二年就已开始。

当然，在比較高尔基和綏拉菲摩維奇的早期創作时，不应该只局限于使他們的作品相近的那些社会主题。高尔基和綏拉菲摩維奇的早期創作在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現象的广度上是无法比拟的。高尔基早期作品的内容非常广泛：它反映了“生活的底层”，描繪了那些被社会摒弃的人的生活，深刻地分析了小市民的倫理道德和社会特性；无情地揭露了那些对自己原有的理想丧失信心的知識分子；同时也表现了知識分子中进步的代表人物的新思想；他还刻划了預示“暴风雨”即将来臨的革命英雄主义。綏拉菲摩維奇的創作領域却没有这么寬广。

虽然如此，在高尔基和綏拉菲摩維奇的早期作品中，已經奠定了那种共同基础，它不断地促使他們創作思想接近起来。这种共同基础，就是对人类的无限热爱，对人类崇高的使命和对人类未来的解放事业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他們的創作，就是为了註多少世紀以来被奴役得弯腰曲背的人們現在能慢慢地挺直自己的身子，他們的創作，就是对工人階級同黑暗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一个貢獻。革命的人道主义使高尔基和綏拉菲摩維奇接近了起来。两个作家从开始創作之初，就呼吁要保护劳动人民。他們兩人揭露了人剝削人的社会和經濟原因，揭示出有产階級和劳动人民之間不可調和的階級对抗。

当綏拉菲摩維奇成为“斯列达”的固定成員之后，他同高尔基就确立了一致的观点；在高尔基領導知識出版社以后，这种一致的观点表現得更为明显。

高尔基对于《知識》丛书所采用的綏拉菲摩維奇的短篇小说非常重视。在同作者談話时，高尔基指出，作家在讀者面前应具有高度責任感。高尔基帮助綏拉菲摩維奇深刻地理解到現代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力量。

“您可別忘記：矿工——这就是工人！”高尔基对綏拉菲摩維奇談他那个短篇《小矿工》时說。“要曉得，就是工人創造着周圍的一切事物。在您的作品里，他們仅仅是一些穷困的、受踐踏的人，——他們很可怜……但这不是全部真理。矿坑是誰挖掘的？是誰把那坚不可破的岩层爆炸开来的？水涌进矿坑时，是誰把水排干的呢？瞧您的这个小孩子，——囑，当然，他很可怜。可是他长大起来，就将是一个真正的世襲的矿工！土地、矿藏都要在他面前吐出道路。真是这样，我們常常忘記这些……这是应当記住的。如果牢記这一点，自然也就會描写出来。”①

綏拉菲摩維奇說，高尔基的这些話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帮助他理解现实，并認識工人阶级是世界上偉大的力量，“他們迟早要擰断世界資产阶级的脖子”。

由于在知識出版社和高尔基共同工作，受到了这位无产阶级作家創作的巨大影响，以及第一次俄国革命的事实本身，大大地鼓舞了綏拉菲摩維奇，使他写出一系列优秀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无产阶级作为自覺的战士在为着美好的生活而斗争。

* * *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綏拉菲摩維奇在街垒旁真正看到了阶级意識已經成熟的工人阶级，他們知道为什么而战。綏拉

① 《綏拉菲摩維奇全集》，第十卷，第424頁，《忆高尔基》，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四八年版。

菲摩維奇的作品充滿了熾烈的革命信心。在短篇小說《葬禮進行曲》中，工人示威游行队伍中的演說家用下面几句话表达了覺醒的人民群众的情緒：“敌人害怕的并不是我們的手，‘害怕的是我們的心，他們害怕我們的覺醒，害怕我們这些火热的心，这些渴望着自由的、激动的心！我們的意識打开了，我們仿佛看到在我們面前有一个黑洞洞的深渊。我們看到了自己苦难的奴隶生活，也看到了那些奴役我們的人。我們聚集在深渊的一端，而奴役我們的人聚集在另一端，而且，我們明白：我們不能跟他們妥协。”

这位工人演說家远不同于綏拉菲摩維奇以前描写过的工人，那些工人都被沉重的劳动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們备受踐踏、酗酒，受着宗教偏見的蒙蔽，在他們身上有着农民的那种被人卑視的落后心理的烙印。这段独白之所以有意义，还在于綏拉菲摩維奇在这里宣讀了他对工人群众这种巨大精神力量的新的理解，这种力量体现了他們爭取自由的不屈不撓的意志。在这段独白中，綏拉菲摩維奇还強調出奴役者和被奴役者之間的階級对抗性，他大声疾呼，不能妥协，因此也再次說出了布尔什維克党所提出并为高尔基在其二十世紀初期的作品中一再証实的一个基本原理。綏拉菲摩維奇受到这位无产階級作家偉大的創作先例和一九〇五年革命事件的鼓舞，懂得了，在工人中間正成长着一种强大的力量，因为有了这种力量，人們意識中对未来的光輝信念才越来越鮮明。在反映一九〇五年的短篇小說中，綏拉菲摩維奇指出，工人群众中源源不断地涌現出热情奔放的革命战士，他們領導着全体劳动人民前进。在短篇小說《深夜》中，工厂的工人和手工艺去參加秘密的群众大会。在会上演說的都是些已經能分析政治事件的工人。他們号召大家團結起来，參加

斗争；会上的听众感觉到他们的话带来了一种欢乐，光明灿烂的偉大气氛。虽然这种灰暗无趣的生活还是那样阴暗枯燥地在拖下去，可是在这种生活上面，正象旭日一样升起了一片欢乐，它遮掩了那残酷无情的现实和苦役般的劳动，这是一种巨大的、无所不包的、期待解放的欢乐”。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映一九〇五年事件的短篇小说中，出现了作家以前很少描写的一些新形象和近于高尔基的革命激情。在这方面，短篇小说《葬礼进行曲》中对工人群众的描写是很典型的：“千万人在行进着，唱着挽歌，可是从那阴沉沉的气氛和安葬的歌声里却庄严而强有力地出现了明朗、年轻而又欢乐的生活。这生活在太阳光下闪耀着，流露在千万人的脸上。”在觉醒了群众面前，讨伐者是无能为力的。“在《葬礼进行曲》中所描写的哥萨克拒绝开枪射击示威工人群众的事情，的确在莫斯科动物园附近发生过，离我们家当时住的房子不远，”——作家回忆道。

在特写《在普列斯尼》中，綏拉菲摩維奇描述了事情发生时他自己的亲身体会：“……我写出了那可怕的一夜，在謝苗諾夫那一帮人馬来了以后，明上校按着对敌作战的一切規則展开了炮击。一顆炮弹恰巧击中我們下面五层樓的一間套房，把什么东西都炸飞了。这样战斗了两昼夜。就象在战場上一样。我只得象我在小說中描写的那样，带着孩子們爬到地下室去。

“房屋被焚的情景也使人目不忍睹。四周成了一片火海。儼如白昼。我家附近的一切都被火焰包围了起来。整条街区都在燃燒。还不让人们去抢救财产，不让人们拿走一件东西。我家的房子可以說是处在斗争的正中心。我家附近进行着最残酷的搏斗……

“还记得，在十二月武装起义时，我觉得很惊奇，总共不过五六个人，而且武器很拙劣，怎能挡住五十多个哥萨克呢。我偶尔有机会跟这些勇士聊过几句……

“我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哪怕是极其简略，也得把镇压者的残酷面貌勾划出来，哪怕是以隐约的、‘间接的’形式，也得把战斗在普列斯尼的几位战士的英雄气概、‘勇士的疯狂’表现出来……

“当时使我特别惊异的是那些孩子和少年；他们担负着最危险的任务，侦察敌人的活动，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当侦察兵、提供情况。孩子们热情地参加了父亲们的斗争，很难把他们从革命岗位上赶开。义勇队员们受到工人的关怀和爱戴，人们请他们吃饭，任何一户人家的大门都为他们敞开着。自然，这一点在我的特写中没有能表现出来。”

在綏拉菲摩維奇创作的主要社会主题中，农民生活的主题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这方面，人民民主文学的深远传统起了一定作用。作家分析了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农民的生活和思想，注意观察并反映了农民中的阶级分化。

綏拉菲摩維奇有很多作品都鲜明地描绘了农民中最贫困的阶层逐渐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这些作品有《被愚弄的农民》、《道德家们》、《在仓库看守人的魔爪中》、《黑夜旅行》等。

在短篇小说《火光》中，作家描写了农民群众的觉醒。摆渡工阿非諾盖內奇用煽动性的语言燃起了农民对教堂剥削的仇恨，因此，农民焚烧了由于剥削农民劳动而大发横财的教堂庄园。当警察为了追赶纵火者而要求阿非諾盖內奇把他们摆渡到对岸去时，他为了拯救农民，决定牺牲自己，把讨伐者淹死。

“五个人静悄悄地坐着，紧紧地攀着湿漉漉的船舷，船舷的